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葆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己巳朔大理少卿楊揆言臣  
檢準大理寺一司敕諸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奏裁  
事若重密仍許上殿望自今後遇本寺有重密公事許  
依前件條制乞上殿奏陳從之  
右朝議大夫知明州

王僕試尚書戶部侍郎

庚午詔去年十月甲子以前斷罪之人除大不恭不孝  
及蠹國害民枉法自盜賊抵死因人告發迹狀明白者  
各論如法其餘不以年限並許自陳事屬無辜則與行  
改正稍涉疑似則除落過名用大理少卿楊揆請也十二

七年正月戊寅  
湯鵬舉奏可考

罷浙東提舉常平司平準務提舉官

趙公稱請也仍以其錢充糴本 左朝散郎喻樗右朝

散郎陳揆右朝請郎邢繹並落致仕樗始坐趙鼎門人  
久廢至是召還繹恕孫嘗通判襄陽府以私事決殺掌

庫者懼罪而去寓居武陵万俟卨謫沅州與之親厚乃併薦之尋以樗知大宗正丞換守軍器監繹知興國軍武經郎向世禧知賓州世禧為東南第十二副將代還湯思退擬除郡上閱履歷狀見其稱府學內舍生問得非武舉出身否思退言世禧本土人後以獲賊補官上曰士人必知民事如此差除甚當世禧襄陽人也詔故敦武郎王正臣特與恩澤一資正臣為奉使大金禮物官墜車死故錄之

辛未沈該等奏近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仰見陛下儉德上曰賞賚何必許數如此撙節歲中自可省數百萬緡該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天下幸甚

壬申上謂大臣曰宗室中有才學者可選兩三人充行在官京師盛時為從官及建節者甚多今不可以比舊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

癸酉左朝奉大夫知隨州田孝孫直秘閣以京西諸司

言其公廉儉素流移安業也 是日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為近民今懲戒  
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路監司採  
訪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上曰  
卿言正合朕意早方有一郡守為監司所薦已令除職  
因任仍俟終更陞擢之矣 左奉議郎陳俊卿為秘書  
省校書郎左迪功郎鄭聞充勅令所刪定官俊卿莆田  
人也

乙亥詔以蜀去朝廷遠郡守尤須得人令監司帥臣各舉知縣資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總領財賦提舉茶馬各舉三人犯贓及不職與同罪令尚書省置籍是日輔臣奏事因言皇太后儉德上曰太后盛德自古所無雖一錢未嘗妄用間或飲酒用伶官三兩人支予不過三數千每歲衣服不過數襲平時所進金銀錢帛並積在庫往往盈滿敷文閣直學士新知邛州蘇符卒

丙子詔命官田產所在州或寄居及七年並不許注擬  
差遣用右正言凌哲請也 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兩

浙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為殿前司前軍統制

壬午吏部郎中兼權秘書少監沈介乞以提舉秘書省  
印權納禮部所搜訪書籍併歸本省官吏兼權者並罷  
從之

甲申詔右朝請大夫知盱眙軍吳說累乞奉祠可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



丙戌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鑿事實左僕射  
沈該為禮儀使進讀畢以授內侍用樂導入內庭安于

小殿上行捧觴上壽之禮禮畢宰相率百官拜表稱賀

杉溪居士內外制皇太后回鑿事實編修成書奏告祖  
宗諸帝神御并后祝文伏以頃屬慈闈言還長樂事無  
開於古昔美獨擅于國朝允謂至難是宜紀實用顯無  
疆之慶克成傳信之書爰擇令辰式仰虔告 周必大  
稱賀表曰冬溫夏清久承長樂之願文瞻事詳令紀蘭  
臺之肇母儀既著聖治愈光中賀臣聞周美太任詩人  
發詠漢迎薄后史氏特書儻汗青不載於一時則副壘  
孰傳於萬世於皇盛舉克掩前芳恭惟皇帝陛下仁冒  
垓垓孝通天地締盟北道永清萬馬之屯至養東朝夙  
返六龍之馭言念皇宬之殊慶豈容悖史之闕文既詔

諸儒纂事而書之策復資上宰帥屬而獻於王昭哉典  
籍之精詳導以禮儀之繁縟風傳六服喜動羣工臣身  
也滯南心馬拱北班香宋艷莫窺三館之藏舜日堯年  
願祝兩宮之壽 在敦表曰慈闈旋養諧上聖之誠心  
悖史奏篇紀皇家之慶事消辰尊閣率土忭歡中賀臣  
聞至孝實近乎王大事則紀于冊晉謝蕭君之賢因左  
史而詳明漢迎呂氏之歸于班書而謹籍矧乃策非凡  
見事有至難將侈厥洪休放諸四海而皆準矧乃策為大  
訓垂之萬世而無窮陛下高行敷天深仁冠古始遣北  
廷之使君子以為必歸迄修長樂之儀聖德無以加孝  
城穎之賦融融清溫無斃虞氏之書渾渾顛末不遺臣  
遠守偏州欣聆鉅典參陪嘉會阻趨稱壽之班宣怖悖  
風恪謹承 時安奉禮物皇太后悉退出不受他日該見  
流之職

上贊太后儉德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

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顯仁皇后恭儉節用出於天性中外之人莫不聞之如有司進金唾壺則曰宜易以塗金宮中宴飲用伶官纔兩三人所予緡錢無幾歲進金帛帑積已充物而一銖一縷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太上皇帝且能曲意以順承之雖以朝廷大慶奉慈寧萬年觴而有司禮物皆卻而弗受噫兩宮之間慈孝相承而加之以恭儉宜乎天人叶相而享天下之盛福也歟

甲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秦墳改授右朝散郎吏部奏乞追還墳元及第日所

轉三官故有是命 皇叔均州觀察使士洪宣州觀察

使士燠宣州觀察使士譜並特遷承宣使士洪華容軍  
士燠靜江軍士譜清遠軍皇叔和州防禦使知濮安懿  
王園令士謁為建州觀察使上以南班宗室近屬所存  
無幾故有是命餘睦親宅十六人各還一官士洪等四  
人皆濮安懿王曾孫也時太祖後宗子於屬益踈故無  
在南班者 太尉建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韋謙覺  
命睿思殿祗候王晉行護葬事

乙未右宣奉大夫宋貺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梅州安置

右太中大夫徐琛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循州  
編管人王會移瓊州編管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會姦賊  
狼籍罪大責輕貺琛黨附權臣民之蠹賊今又長惡不  
悛每多怨謗故謫之 潼川府路轉運官王之望言四

川自軍興以來供億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陛下知  
之詳矣臣不敢復陳前歲朝廷遣使裁減而畏首畏尾  
未足以副聖主寬恤之意茲者彗出東井寅畏有加詔  
臣與許尹同制置總領茶馬再修便民之政輒有愚見

冒昧上聞蓋治病之標不若療其本導水之末不若疏其源四川贍軍之費前後累蒙蠲放而利澤未深上貽聖慮者蓋其本原實在軍中也軍中之費仍舊則歲計所減必妨臣願陛下親灑宸翰以賜軍前二大將若曰朕永念蜀人久困邊饋如軍中有冗食可省浮費可除冀以上聞得從末減若乃士卒衣糧之實甲兵繕治之須務協經常勿輕裁損二人者皆功臣宿將久荷國恩聞陛下至誠惻怛之言必將有以應詔隨其多寡以補

助裕民庶幾積蓄可豐調度可節竊慮聖慈謹重事體不欲自親其文則願以臣劄子示之但云臣僚所論如此卿等可契勘有可減省量為措置二人忠義體國必

自樂從

之望所上劄子不得其月日按之望又有乞減上供劄子云臣去月二十七日具劄子乞詔二

大將而減上供劄子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進呈則是十一月末所上也又按今月有閏十月則所謂去月者蓋舉前十月言之故附此日

丙申詔自今三衙官兵差出外州者並取旨方得起發  
宰執進呈秀州守臣鄧根按崇德知縣林善問不法

科借折帛錢事詔罷善問仍取勘上曰科借錢若一一在官猶可恐因而入已大抵賊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贓物不然自謂雖得罪猶不失為富人無所憚也

右朝請大夫知盱眙軍楊抗直祕閣以抗帥府舊僚且和議之初上書可採故有是命 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士儉薨追封思王謚溫靖 端明殿學士富直柔薨於建州 左中大夫直祕閣王圭卒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令永州居住竝服闋取旨先

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  
浚慮金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  
可信蕩然莫之為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  
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乃復奏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  
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  
生物之基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爾  
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謀以卻

狄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以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而遺患漢王從之卒成大業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繫其酋海內始安茲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

臣所為名實不孚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施於上無名之獻莫之紀極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急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之發矢北向者至今

天下唾笑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秦於富貴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為身謀而不為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

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  
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  
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  
有成万俟高湯思退見之大恐以為金未有釁而浚所  
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御史中丞湯鵬舉  
即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  
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復能  
為國家長慮却顧徒以閒居日久惟幾復用耳議者以

為前此權臣嘗被其薦故雖洊致人言姑竄近地况浚  
近得旨歸葬於蜀倘堅異議以倡率遠方之人慮或生  
患望屏之遠方以為臣下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周方  
宗亦言浚倡為異議以動搖國是欺愚惑眾冀於再用  
不顧國家之利害罪不容誅望破其姦謀重加貶竄以  
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言浚憑愚護短專務立異求  
售前日之臆說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望賜  
黜責以為懷詐徇私欺世盜民之戒故有是命

趙姓之  
遺史云

初張浚責永州居住秦檜既死已赦令任便居住矣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該万俟卨二相宜修武備或謂浚無此書檜人偽撰而進之或又以為金人令姦細詐作浚書以進雖不可明然該卨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浚罪有旨永州居住按

姓之所記得于傳聞今不取

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當上曰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為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以自立其勢不得

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廣用事遽以翁孫之禮待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則來石晉之禍自此始矣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上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州之命甚塞衆

議上曰不如此議論不能得定

按誠之所云浚不罪景延廣乃與浚奏疏之意

全不同不知何故

左朝奉郎新知漢陽軍張庭實行太常博

士庭實入對論文昌政事之本今諸部及寺監用例者

多乞一切條具修入見行之法詔可遂有是命

時湯鵬舉先有

此奏

庚子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沈該為左宣奉大夫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方俟高為左銀青光祿大夫皆以進

回鑿事實推恩也實錄院修撰官以下皆進官 祕閣

修撰知婺州辛次膺權尚書禮部侍郎次膺以事與通

判張本互訴宰執匿之乃召次膺還既至乃有是命

張本

互訴事湯鵬舉劾疏中  
及之不知如何行遣也

辛丑宗正少卿李琳為賀大金正旦使秉義郎侍衛馬  
軍司幹辦公事宋均副之尚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為賀  
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梁份副之尚書省言諸路常平  
義倉見管米數不多乞以所椿糴本錢措置收糴從之  
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  
者各徒一年賊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  
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

范成象面對以為言故立法 御史中丞湯鵬舉奏右

朝散郎王彥博鄭杻贓污踰濫詔並勒停彥博送靖州

杻辰州編管

彥博起趙令杻獄  
杻請秦熈為相

左朝散大夫方雲翼

追兩官特勒停袁州編管坐疆市民田事有司按實故也

癸卯宰執進呈故右朝散大夫楊淵男椿進狀為父昨  
守吉州因金人侵犯棄城乞依王仲山仲巖例追復元  
官并恩澤上曰祖宗時棄城皆用軍法今得不誅幸矣

仲山仲疑皆秦檜親黨錄用以示私恩豈可為例沈該

等因奏當時一般棄城之人獨仲山仲疑兩人追復官

職他皆不與也

按日歷王仲疑乃是生前累復左正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淵明年六月丙辰復

官

祕閣修撰知溫州張九成以喪明求去詔九成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民間有柑實每霜後郡例科

市於民以遺權要民或赅其所植以求免長吏方且張

樂會寮窠昔嘗媿惡率以為常及九成為州遂罷柑宴

丙午詔廉州歲貢珠雖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

命自今可罷貢蛋丁縱其自便翌日上謂宰執曰朕嘗  
讀太祖實錄見劉錕進珠子馬鞍太祖知錕所採珠子  
甚多日役蛋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謂珠子非急用  
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貢以為一方無窮  
之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新江南  
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先卒於鄂州 夔州觀察使  
提舉萬壽觀陳仲堅卒

丁未右朝散郎通判鄂州任賢臣特降一官先是鄂州

舉人王昌言訟考試官策題差誤又冒貫合格者衆賢  
臣為監試故責及之上諭宰執以昌言訟主司有害士  
風乃送鄰州編管

己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養贍不足無  
以自存望於江淮湖南荒田內人給一頃令所在州軍  
支請給一年以為牛種之費仍免十年租稅二十年丁

役從之

三十一年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右承議郎劉伯英特勒停

送連州編管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諂附秦檜在江西湖

南賊淫僭侈也

伯英初見紹興十七年七月又見二十三年六月

庚戌參知政事張綱言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臟腑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 御史中丞湯鵬舉乞自今春降詔之後有換易差遣之人令吏部具名以聞特賜降黜從之其後吏部言除改差職事官楊揆等一百三十六人並係特旨外止有右朝奉

郎張延之等六人乞改正詔與元授差遣仍令三省遵  
守

辛亥詔刑部郎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先是右司  
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  
師在京之獄曰開府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譏其失斷  
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鞠之與  
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  
行其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為之湔洗內則命侍從

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之川陝去朝廷遠則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為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叙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為平者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

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故有是旨 尚書省請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後朝廷所行寬恤事件編類成冊鏤板頒降從之

壬子忠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石清為泉州觀察使清援解帶及使北恩例乞遷官故有是命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於衡州寅既退居乃著讀史

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蓋於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其書今行於世

癸丑詔見任官於所部私役工匠營造已物者依律計庸準盜論若緣公興造即申所屬輪差優賞工直著為

令先是大理少卿陳章在司農有請至是行下

章是月庚戌自

少農遷

大理

甲寅尚書右司郎中汪應辰直祕閣知婺州從所請也

乙卯初置臨安府左右廂官二員時城外已置南北廂

官守臣榮疑乃請於城內增置二員分掌訟牒以京朝

官為之未幾言者以為曲法徇情廂官遂罷

明年六月五日侍御

史周方崇奏  
今併書之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嚴抑卒已未復敷  
文閣待制致仕

辛酉右承議郎崇義公柴叔夏言已闕陞知州資序乞  
換授一差遣詔以其子國器為右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主奉祠事而以叔夏為荆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 吏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八

部郎中沈介面對言間者柄臣好惡自己因事變更祖宗法令望詔大臣恪守成法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俾有司條上悉加平考稍戾祖宗之法者勿復施行從之壬戌樞密院乞自今賫賜夏臘藥依故事遣內侍官一員徧往諸路從之先是樞密院遣使臣賫賜四川大帥等夏臘藥所至騷擾上聞之詔以敦武郎劉世康等屬吏故密院請之尋傳世康官邵武軍編管

十二月癸亥行遣

甲子詔自今已注知縣縣令人不許諸處奏辟用尚書

省請也 尚書吏部郎中孫道夫試太常少卿道夫入  
對論蜀中州縣稅絹之外有和買有預俵又有激賞而  
蜀民尤以激賞絹為苦稅米之外有遠倉有和糶又有  
對糶而蜀民尤以對糶米為患今邊鄙無虞甲兵不用  
總司但給諸屯衣糧耳而諸州軍猶有激犒錢各不下  
一二萬引此非橫斂乎以至鹹錢退縮鹽額頓虧使井  
戶虛納土產引錢則破產者十室而九酒徒零落課息  
欠少使槽戶空納石頭錢則失業者比比皆是有司不

卹園戶務增茶額以求羨餘合同場計無所出禁繫山  
氓使輸虛息蜀民被牢盆酒茗之害有年矣今欲通其  
變以革其弊雖救焚拯溺不足以喻其急也上感其言  
詔制置諸司相度奏聞而道夫有是命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看詳守臣所具五事其間有  
惟一二事的實餘皆細務姑以充數亦有為五條所拘  
不得盡言望自今不拘其數從之

十有一月按是月癸酉詔自今臣寮不得輒以子弟親

巳巳朔

戚陳乞特赴殿試

甲戌權禮部侍郎辛次膺言竊考邦國之大計今諸路  
歲入行朝之數加以茶鹽所入數目實多使有以理財  
而其入無欠有以節財而其出有節則豈特財用充足  
蓋將儲蓄沛然有餘矣而近年以來拖欠數多內外支  
遣歲歲增添是其入未能無欠而其出未能有節也願  
詔左右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其入數拖  
欠失限者嚴立譴罰其出數則更加裁酌立為定數不

得增添然後於所入中撥錢若干以待其出又取若干  
專一收樁以為積蓄之數無故不得支用仍令諸路轉  
運司歲終具移用過錢物及見在數申尚書省庶內外  
各知節約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  
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  
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  
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  
遂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侯大理少卿陳章

同措置

乙亥詔在京百司被受條制依故事騰報樞密院如違慢漏落令本院取旨

丙子左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勅令所刪定官先是詔以星變求言莘老上書論彗蓋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息民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莘老青神人甫十三世孫魏良臣所薦也

熊克小歷

云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革老為首未幾差勅局刪定官此據查齋作革老行狀所書也其實革老此月除刪定十二月庚申方有旨推擇明年正月甲子推恩今並附本日

已卯詔臣寮因事論罷之人自今已經郊赦方許除授差遣犯贓者從本法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請也

庚辰宰執進呈倉部郎中黃祖舜面對論經總錢以紹興十九年數立為定額非是蓋是年經界初行人投舊契故所入倍多乃詔戶部以十九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取酌中一年立為定額申省

辛巳左朝奉郎孫覲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覲上疏自訴不已故復之左朝散大夫知江州范滂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嘗諂事岳飛也

壬午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弟子員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可之

癸未吏部侍郎陳康伯等言被旨措置財用今當節妄費以寬民力所有州縣違法支使窠名如支積俸差權

局饋遺借請批券之類並令日下住罷仍委監司互察從之如違令臺諫彈劾

乙酉刑部郎中孫敏修言天下所奏獄案下法寺擬節除所勒刑名疑慮合行駁勘外其間有情節不圓行下取會動經歲月望自今取會三次供報未盡徒罪以上許令法寺貼說指定或作兩斷行下仍專委提刑前去審問情實定斷歸一如尚有不盡及事涉疑似即選官別勘庶無冤滯詔刑寺長貳看詳申尚書省

丙戌執政進呈知盱眙軍吳說奏乞禁止採蠶上曰暴殄天物誠可禁第貧民以此為生一旦禁止恐致失業古之聖人先仁民而後愛物今但令官司不得買蠶民間從其便也

吳說十月甲申得旨與宮觀去此已兩月餘不知奏何以纔至也

尚書

省言被旨裁減吏額法行當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樞密院近來所添名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及新置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

辛卯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直敷文閣知溫

州從所請也 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裔右朝奉大夫知萬州李莘民左朝散大夫知大寧監費行之各特轉一官大寧地沃饒前此多並緣取為公廨錢行之獨無所取部使者舉其最與昌裔莘民皆籍記姓名及行之任滿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于是三人並命行之廣都人也

壬辰光祿寺丞唐文若行祕書郎 左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逢汝舟行光祿寺丞汝舟入對論湖北增

起二分上供錢物料取於民及州縣預借之弊上皆行之遂有是命汝舟汝霖兄也 詔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累立戰功所待借補官資未經收使可特轉宣州觀察使 殿前侍御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柄頃任棘卿凡權臣滋長告訐以脅制羣臣者柄必極力鍛鍊且加貶竄詔落職

癸巳吏部員外郎王晞亮言國家取士詞賦之科與經

義並行比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至於周禮一經乃絕無有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材不足之數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不得過三分從之 詔右通直郎司馬倬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倬寓居會稽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其貪淫不檢與王會康與之為狎交又奴事魏良臣干撓郡政故黜

甲午詔親賢宅蘄州防禦使居中遷宣州觀察使餘七

人皆進一官 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湖南提舉常平茶  
鹽蔡擇嘗治方疇獄恣為鍛鍊以奉權臣詔放罷

丙申監察御史沈大廉直祕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左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吳逵直祕閣知

鼎州 遼所議鹽事二十七年正月  
庚申十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御史中丞湯鵬舉

論吏部近條具換易差遣人不當因論史浩陳良祐陳

案陳豐 四人見今年九月  
月丁未及戊申 及改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王

准等十七人詔除近臣被旨薦舉及朝廷選差與到任

已久人外並令改正淮師心從子也既而吏部郎中續  
臧沈介見鵬舉言前日所具實出上下相制有不得已  
鵬舉即奏二人欺罔且言臧乃張浚親黨使之窺測朝

事以浚被論每懷不平詔罷臧出介知興化軍

臧介被論在十

二月  
癸卯

十有二月戊戌朔臘饗太廟是日也罷朔祭以禮官援  
淳化故事有請也

庚子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魏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從所請也

辛丑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  
復判紹興府 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同知樞密院事

陳誠之言仁宗朝詔臺諫言事皆錄報樞密院及大觀  
令臺諫上言本院取旨審量比年以宰相兼領久廢故  
事有合報者多不預知乞依舊制詔臺諫言事三省錄  
報樞密院 詔宰執宣借人各減三分之一用左僕射  
沈該等請也

壬寅靖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為昭慶軍節度

使

丙午三省樞密院裁定吏額上之

尚書省視建炎三年四月所定損守闕二

十人密院副承旨主事令史書令史共一百二十七人守闕貼房二百人為額

詔諸縣保正

長並將上戶斟酌定差下戶止輪充大保長用資政殿

學士知宣州樓炤請也

日歷不載此以王師心看詳狀修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戊申新除大理卿張杓自蜀中召還入對論宇民之官

莫如縣令而四川諸司奏辟多徇人情望悉收歸銓選

巳酉以約權尚書刑部侍郎

壬子刑部員外郎邵大受言保州宗子實翼祖皇帝之後曩者每遇大禮及誕節各與推恩自建炎至今三十年寢而不行今聞保州宗子有官及白身人其數甚少乞令尊長兩三人省記合行事件結罪以聞從之

癸丑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重修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 皇伯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王令衿為慶遠軍承宣使令

衿自言老病丐出不獲與南班普遷之寵乞收使歷過磨勘減年故有是命

甲寅罷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司自韓球籍定歲買

銅數

事見十三年閏月丁酉

然所鑄錢纔十萬緡尚書省言本司

歲額全闕而一司官吏所費不貲故有是命遂以其事

付轉運司

明年七月庚午復鑄

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裔言

四川鹽酒場務自建炎中總領財賦官變法以盡一時之利應副川陝軍食蓋勢有不得已者自後累政惟務

增添逮今每歲共收鹽酒課息錢一千一百餘萬緡比  
之舊額幾四五倍遂至趨辦不及積欠數多乃者朝廷  
遣使裕民歲減七十萬雖未能盡去重額民亦少寬惟  
舊欠未除追催嚴峻官吏貧民俱被其害破產舉債終  
難補足望將未減額以前舊欠如非侵欺盜用並行除  
放詔蕭振等相度以聞

乙卯三衙乞免減吏額許之

殿司吏六十馬司四十有  
一步司五十人其名有都

吏副都吏典史副典史書吏典書副典書凡八等殿司  
八案五曰兵曰磨勘曰倉曰冑曰推餘二司無磨勘三

司皆有開  
拆及法司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知信州周葵終日

談禪不親郡政詔葵與宮觀差遣

已未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左朝奉大夫主  
管台州崇道觀陳惇左朝請大夫趙迪之貪暴無恥乞  
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實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  
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才難得未嘗  
不留意愛惜每諭以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  
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

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方崇又論戶部郎中向伯奮素有脫空之名專務刻剝上曰朕方令伯奮理財亦嘗使之治盜乃寢其奏出伯奮知吉州伯奮嘗言典買田宅舊法六十日報契今限百八十日違限即將田宅沒官宰殺耕牛舊法罪止徒今皆配廣南立法太重乞依舊法上曰祖宗舊制輕重適中皆當遵守此二事並從舊後二日降旨施行而伯奮已出矣

庚申上謂大臣曰昨日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

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時應詔者甚衆而後省以左從事郎勅令所刪定官杜萃老左從政郎新黃州州學

教授潘慈明為首乃各循一資慈明金華人也

二人循資在明

年正月甲午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黃中言恩平郡王講禮記終篇詔令講易時王府官龍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之過從觴詠中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中獨不徙

官

此據朱熹撰黃中行狀附入未知指何人

辛酉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詳定一司勅令万俟卨以進書恩為左金紫光祿大夫

壬戌三佛齊國進奉使蒲晉等入見獻乳香八萬斤胡

椒萬斤象牙四十斤劍

原缺

名香寶器甚衆又以明珠

琉璃金酒器上宰相而秦檜已死詔以其物輸御前激賞庫而以蜀錦答之

癸亥以三佛齊國首領悉利麻霞囉吒為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二百以蒲晉為歸德郎將副使蒲遐為懷德郎將判官蒲押陀囉為安化司候蒲晉等留彌月乃行

甲子金國賀正旦使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梁球副使定遠大將軍充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耶律謀八見球廣軍人也

此據范成大攬轡錄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

三十人 金主亮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彥舟知河南府

且經營汴京將謀徙居乃以內侍梁漢臣為修大內使

彥舟副之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

其毒矣漢臣師成養子也

熊克小歷稱金主以左相張浩領行臺省修汴京且用本

朝內侍嚮隔金梁其姓者為提舉官號大使注云此據殺亮錄參修以煬王江上錄考之內侍則漢臣也張棟

正隆事迹張浩營汴京在正隆四年三

月時當紹興二十九年今移附本年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七年

歲次丁丑 金海陵  
賜王亮正隆二年

春正月

按是月  
戊辰朔 丙

子尚書駕部員外郎楊僕試祕書少監 右中奉大夫

王昫卒昫自太平州罷歸會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

呂忱中發其在宣城盜常平米買銀事置獄廣德軍所

按無狀移徽州昫行至梅家店而卒

丁丑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劉伉知閤門事

初大理少卿楊揆建請秦檜當國日無辜被罪者不以

年限自陳並與改正事既行

去年十月庚午

御史中丞湯鵬舉

奏揆邀譽侵官牴牾祖宗之成法乞寢前奏戊寅從之

戊子詔侍從各舉宗室京朝官材識行治者二人特與

召對用權刑部侍郎張杓請也右通直郎監登聞檢

鼓院王述以食貧乞補外上曰王倫頃年奉使金國金

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通判平江府

己丑召徽猷閣待制致仕鄭望之赴行在望之以衰老疾力辭上謂大臣曰望之不獨君臣乃是故人於是陞

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望之復致仕在三月辛巳時望之年八十矣

庚寅忠訓郎岳建壽為閣門祇候建壽超子武舉及第已見三佛

齊國進奉使蒲晉等辭行

辛卯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言臣於去月兩具劄

子奏聞乞特詔蜀中二大將量減軍中冗食浮費切計已徹宸聰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陛下若俯從臣請願先撥四川上供歲額之半以為之倡此錢宣撫處置司已嘗截留應副贍軍邊事既息始發赴行在今復捐以裕民真盛德事盖不如是不足以示陛下應天動人至誠惻怛之意若今指揮與詔書相繼而下則彼知丁寧之訓非空言文具必將心悅誠服其敢不祇若休命臣不量疎遠薦以瞽言上冒天威罪當

萬死惟陛下赦其愚忠先是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  
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潤  
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許尹與之望同措置務令實惠及  
民可以經久故之望有是言輔臣進呈上曰此須見得  
四川每年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橫斂幾何軍儲所需與  
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第諸司未有定議今  
遽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心但臨事  
不審率爾有請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請趣振等條上上

可之時起居郎趙達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之通衢上下共知此明白告示而取之也如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增有額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遠方

矣

壬辰直敷文閣張宗元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初朝廷歲於江浙湖南福建諸州市軍器物料而州縣以無本錢率於人戶物力錢上敷納民甚苦之上聞之

甲午詔皆以縣官錢償其直

江東路用一分軍期錢江西路用移用錢福建路用

增稅錢浙東路用應管錢浙西路並用係省錢湖南路用運司錢泛拋物料乾道三年九月辛巳所書可

參考

乙未詔兩省臺諫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令禮部具

名以聞自是遂為故事

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  
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為定制上以經學寔  
徵故有是旨

庚子右承直郎知分宜縣高輔特遷右通直郎以吉州  
守貳應詔言其政績也 太尉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  
軍都統制克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楊政薨年  
六十政守漢中凡十八年訃聞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賻

銀帛千匹兩封其妻永寧郡夫人南氏為崇國夫人後  
謚襄毅

辛丑將作監丞楊倭守尚書都官員外郎

壬寅廢江陰軍為縣隸常州先是直祕閣知臨安府主  
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榮嶷言自建縣為軍於朝廷初無  
所補而以一縣之財供一州之費遂使繇役科率倍於  
他州兼常州失此一縣之賦兩皆受弊故有是命仍詔  
存屯兵三百八十餘人以知縣兼軍使 直徽猷閣江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天民

按天民上疑脫姓

劾信州守臣周

葵不恤郡政時葵已為御史論罷

去年十二月乙卯

上謂宰執

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為之朕

頃在河北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

通曉向來俞侯知紹興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

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

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蓋三十餘年上記

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

癸卯直徽猷閣提舉台州崇道觀張深卒

甲辰詔試中武學生依監學例給綾紙

丁未上謂大臣曰王會守平江日有錢三十萬緡以羨  
餘為名未曾起發聞近已侵耗大半今既罷羨餘未知  
復何所用若巧取於民當便將窠名盡行除去恐取之

不已百姓難堪宜速理會 權尚書禮部侍郎辛次膺

試給事中自巫伋遷後給事中不除者七年至是始命  
次膺 右朝散大夫張子華除名勒傳送萬安軍編管

仍籍沒家財子華嘗提舉廣南市舶言者奏其贓汙不法遣大理寺丞莫濛即廣州鞠之法當絞故有是命濛又言秦檜秦熺鄭時中丁禕受子華所賂計直皆數千緡詔並免追究 禮部貢院奏應博學宏詞科左廸功郎周必大合格詔堂除建康府府學教授必大管城人寓居廬陵普安郡王見其所試以為有掌誥才大善之已酉直龍圖閣淮南轉運副使蔣璨權尚書禮部侍郎未及拜為言者所論後八日改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左朝請郎知嚴州金安節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  
庚戌宗正少卿李琳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少監楊  
僕為宗正少卿

辛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劉章試祕書少監

壬子宰臣沈該等言太廟仁宗英宗兩室前柱生芝草  
欲率百官拜表稱賀許之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新判

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忠  
厚過闕入見遂以命之後七日詔忠厚月過局如宰執

例

熊克小歷誤載忠厚初除在巳未今不取

癸丑給事中辛次膺罷為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次膺曩歷臺諫無彈擊之譽故也

戊午御史中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為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秦檜餘黨他未嘗及之 宗正寺主簿祝閔罷右宣教郎通判臨安府吳伸賁監郴州酒稅先是湯鵬舉論閔曩令海鹽以權臣嘗游學是邑乃

創一堂名曰將覺因而乾沒官錢入已仲初實無官因  
權臣與其父有鄉黨之親委曲為地遂玷仕籍故有是  
命

已未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師心試尚書戶部侍郎  
師心嘗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窒邊釁上然  
之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王珪守  
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凌哲為右司諫 祕書省正字葉  
謙亨胡沂張孝祥並為校書郎

庚申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兼侍讀權禮部侍郎賀允  
中兼侍講 初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吳逵奉詔覈實鹽  
事謂紹興元年漕司第辦歲計未認鈔錢不可為準蓋  
慮有不足必別致擾民宜約州縣歲費總數除二稅所  
入外有關即分鹽綱補之凡上四郡及屬縣歲般千有  
六百萬斤視舊直十損其三毋得敷於民戶舊漕司取  
於州縣號增鹽錢及提舉司取吏祿錢皆損三分之一  
增鹽錢斤二十八文今損其  
九吏祿錢斤一文今損三分  
又帥漕二司毋得鬻鹽以

侵州縣時遠已移鼎州詔從之自是閩之上四郡民力稍寬矣

癸亥武泰軍節度使知潭州劉錡為太尉知荆南府初江陵縣之東有黃潭者建炎間邑官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復間皆被水患至是錡究知其弊始命塞之廣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家議者以為便

此據明年八月壬辰都民望奏修入當在此年因附錡除帥之後

甲子上謂輔臣曰蜀中舉人前此有赴廷試不及者皆

賜同進士出身恐其間有俊秀能取高第之人例皆置之  
下列甚可惜也今次若來者尚少當展日以待之

左朝奉郎知瀘州李文會復龍圖閣學士知潭州

是月金國主亮坐武德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  
胡勵翰林直學士蕭肅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  
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  
朕受命出而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  
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所乘馬其汗如

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

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泄於外廉慶弟也曹特賜

及第

此以張棟正隆事迹及宋翌金亮本末參修但翌繫之明年五月而棟所記事與金他書多參同故

從棟事迹附今年二月蕭廉事跡以范成大攬轡錄修入

三月

按是月丙寅朔

丁卯侍御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知福

州李如岡本曹泳黨與媚事權臣所至不治詔如岡提

舉台州崇道觀仍奪職

己巳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並先注知縣上以問

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實歷親民實為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蓋親民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為萬世法也遂從之 左朝奉郎陳之淵提舉福建路市舶 右奉議郎直顯謨閣韓彥朴降官職各一等仍勒停坐毆部曲至死也

壬申上謂宰執曰去冬皇太后微有腰腿之疾不曾出殿門昨入侍慈寧因言近日清明牡丹已開皇太后忻

然步至花所朕喜甚因留賞牡丹皇后以下皆醉至晚  
回殿上猶喜見天顏張綱曰陛下孝德所感誠可慶也  
權刑部侍郎張杓言今四川州縣以錢計贓者並以  
引抵貫泉貨之用銅鐵相準如此是四川之法偏重乞  
自今有犯並依市價紐計錢數從之

丙子宰執進呈從官所舉人材試尚書吏部侍郎陳康  
伯奏左朝奉大夫趙不溢可備郡守

四月壬寅除  
軍器少監

右宣

教郎趙師嚴學術文章可期遠大

三十二年三月庚戌  
自六院除湖州通判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賀允中奏左朝奉大夫知吉州曾

幾多識典故宜在本朝

四月甲辰辭召命除直祕閣

左朝散郎通判

荆南府范如圭操修無玷久處外官未厭輿論

九月乙丑除江

西提舉常平茶鹽

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敦宗院葉顯端方靖

退可備選掄

七月丁卯除將作主簿

右宣教郎知天台縣韓元龍

長於治縣

二十九年二月庚子除司農寺主簿

權刑部侍郎張昶奏右通

直郎知巴陵縣劉廓剛正詳明

未見除目當是昶得罪遂不至

右宣教

郎主管官告院鮑費博學有文優於史事

四月癸卯召對不稱旨

左宣教郎蒲璵端方有守學問該通

四月壬子用御史  
王珪言罷召命

戶部侍郎王俟奉左朝請大夫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

事宋葉忠厚詳明

四月丁酉除直  
祕閣知揚州

右承議郎鄞縣丞向

子偉孝友公方長於治劇

三十八年二月壬  
子除軍器監主簿

左朝散郎

監潭州南嶽廟任古邃於經術明練端方

十一月甲申  
除監察御史

詔並赴行在顯永福人元龍宗道孫

宗道綜子任  
至戶部侍郎黷胸

山人璵眉山古定陶人也

三月庚寅楊椿薦四月甲  
寅李琳薦六月辛亥王師

心薦通兩史官所舉凡二十  
六人惟張杓所薦三人不用

詔兩省官依侍從薦所

知三月丁酉左史  
薦辛巳右史薦

左朝奉郎馮時行知蓬州時行以

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坐廢者十八年至是復起既而  
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其萬州招軍事又罷之時行至官  
才五日也

戊寅左宣議郎趙靡主管官告院

己卯監察御史樊光遠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從義郎

趙不怠乞以登第所遷二官回授其母曹氏詔特封咸  
寧郡夫人不怠沂王仲損孫也父士圃時為右監門衛

大將軍

庚辰直祕閣新知鼎州吳達卒

壬午詔江西提刑司依舊還贛州節制贛吉官兵措置汀漳盜賊

癸未左朝奉郎新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趙公稱知贛州

甲申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三畏卒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江南西路兵馬鈐

轄馬立卒

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  
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宋卿等上親策試  
既而御筆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寘  
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  
為對其略曰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  
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又  
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  
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殫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

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使威福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于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

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魏科而有司以國  
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又曰臣願陛下  
以正身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收兼  
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  
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  
而為之矣晉原闞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本自昔人君嗣  
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七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  
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疆之於顯宗

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既皆為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  
不優加職秩大封殊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間言後世無  
異議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今  
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幾先物嘗修祖宗  
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歷試周  
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愚深恐左右  
近習之臣寢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社大  
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位

以係中外之望詳定官定十朋為第九編排官孫道夫  
奏其辭語鯁切上覽之前三日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  
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極有可用翌日又謂  
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  
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  
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  
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  
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皆盛德事

昔公孫弘射策太常奏弘第居下武帝親擢為第一今此九名試卷若不經御覽安得獨先多士上曰其中亦有不實處但取其直耳思退曰太宗時有雍邱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媵太宗謂宰相曰程踈遠未悉朕意縱欲敗度朕所不為內廷執掌有不可去者李昉欲黜程以戒妄言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士人論事不究虛實陛下能容之實千載之遇上曰正不消與辨陳誠之曰天下自有公論陛下此舉大足以

感動天下願陛下自此益崇儉約以節浮費上曰卿等在朕左右見朕曷嘗一日不以此為念誠之曰願加不息之誠則天下幸甚時上臨御久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為請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賜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或曰安中與舉人黃成孫同縣相友善成孫父源嘗為書言儲貳事安中得其說以對上大賞之始蜀人之未集也上數有辰日之命沈該奏天時向暄恐陛下臨軒不無少勞

乞一面引試後有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下上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名至安中又至第三人雙流梁介上連舉首謂該曰如何該大慚悚

上親策在癸酉諭大臣在癸未甲申今牽聯書之

丁亥特奏名進士李三英等

三百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為第一人上謂大臣曰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

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應熊為閤  
門祇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三英福州人也 詔自今  
宮人以銷金鋪翠為服飾者令會通門譏察犯人追賞  
錢千緡經手轉入皇院子等並從徒二年科罪用王十  
朋之言也

己丑詔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  
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用蕭振湯允恭  
李澗許尹王之望請也內對糴正色米四萬六千餘石

舊應副御前軍之在綿渠州潼川府者至是令潛司糴  
買而總領所以其直償之舊潼川路畸零折帛每匹為  
錢九千成都路為九千有半今皆減一千振澗又減韓  
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罷榷渠合廣安軍茶  
減成都府利州路茶引錢每引三千凡茶司引息虛額  
歲減錢九十五萬餘緡上覽奏謂宰執曰前日下有司  
詳其事正欲知向後兵食無闕使民被實惠若無以善  
後恐又別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講利害想四川之民

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

庚寅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楊椿奉詔舉左承議郎

馬騏才學醇明見識高遠

二十九年正月丁巳除軍器監主簿

左朝散郎

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文之奇學業老成恬於進取

二十

九年二月戊子除通判階州

右宣義郎前知涪城縣趙不倚性資孝

友吏事可觀詔並赴行在內騏之奇仍俟秩滿騏廣都人之奇眉山人也

辛卯詔從官所薦新政官人並與堂除知縣俟任滿日

取旨陞擢 右奉直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子游直祕閣初命從官各舉宗室二人戶部侍郎王俟  
薦子游忠厚儒雅左朝奉郎知蕪湖縣趙不吝公廉靖  
退既召還而本路闕官除職還任子游令慮子也

二人  
被召

在甲申今  
併書之

是日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万俟卨薨壬辰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贈少師命  
入內內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喪拜其子右承奉郎夷中

右廸功郎致中並直祕閣他子姪九人各進一官後謚忠靖 左朝散大夫符行中再責成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右朝散大夫鄭靄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二人在蜀中專恣暴橫多以庫金互送也 右承議郎黃敏行免決刺配貴州牢城敏行嘗守江陰常和三郡盜庫金入已法當死特貸之

夏四月丙申朔手詔除民間買賣耕牛之稅 清遠軍承宣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寧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

丁酉侍御史周方崇乞裁定選人充勅局刪定官賞典序位吏部請位太學博士下在任滿一年進士出身通及四考餘人五考許磨勘該進書者比類循資從之

左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宋棊直祕閣知揚州用王侯薦也 左文林郎達州州學教授劉望之

行國子正望之成都人宰臣沈該薦其才乃有是命

起居郎趙逵奉詔舉左迪功郎李石學識高明志節高

果

二十八年正月  
乙酉除太學錄

左迪功郎劉儀鳳富有詞華恬於進取

二十八年四月甲寅  
除諸王宮教授

左從政郎郝次雲稟資端良

五月己卯除國

子左文林郎馮方才識兼茂

二十八年正月  
乙酉除國子正

石磐石人

儀鳳樂至人方安岳人也

辛丑尚書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劉才邵以老疾求

去罷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起居

舍人周麟之奉詔舉左朝散郎新通判邵武軍鄭知剛

老成端練

七月丁卯除宗正寺主簿

左從政郎李薦學術純明莅官

不苟

六月戊申除太學正

左廸功郎惠廸才識過人所養深厚

五月

庚辰召見二十二年三月丙辰除大理司直

知剛侯官人也

壬寅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不溢為軍器少

監用陳康伯薦也

甲辰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知湖州汪勃特遷左朝奉

大夫勃乞奉祠乃有是命 御史臺檢法官褚籍主簿

李庚並為監察御史籍庚皆湯鵬舉所薦也 左朝奉大夫知台州曾幾直祕閣幾始用賀允中薦召赴行在至則以老疾乞辭遂有是命

庚戌宰執進呈趙逵所薦士上曰三吳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無由得知前此數年蜀中仕官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薦舉已得旨隨材召

用上曰甚善

辛亥少師保寧軍節度使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太保擢其子右朝請郎充右宣義郎嵩右承事郎雍皆直祕閣他子孫六人皆進一官封其妾趙氏為恭人符氏為安人命睿思殿掌簿書梁紹祖主葬事詔以提舉祕書省印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壬子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杓降一官放罷先是杓奉詔薦主管官告院鮑豐召對而人才凡下上諭大臣曰朕

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  
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殿中侍御史王珪即奏黷出  
於効用諛佞權臣請求得官又奏祔所舉蒲瓌素無行  
檢故有是命後二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祔薦人不  
當昨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由盡識天下  
人才侍從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黷上殿已覺不  
如所舉况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  
已是寬典 左宣教郎新婺州州學教授任盡言為太

常寺主簿盡言伯雨孫上召對而有是命

甲寅祕書省校書郎王剛中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權尚書吏部侍郎李琳薦右朝請大夫施垓端慤公

廉左文林郎沈厦文行兼美

厦五月丁丑召對垓六月丁未除廣東提舉

厦

歸安人也時上命從官後除者皆得續薦士故琳以二人應詔 虛恨都王歷堦告老乞傳其子蒲底詔以蒲底為承信郎

丁巳左中大夫知福州沈調充祕閣修撰調自揚州改

除過闕入見遂有是命

調改除在三月丙子

已未玉牒所進呈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僊源類譜用黃麾細仗教坊樂僧道威儀前導上御垂拱殿觀書宰執皆陞殿侍立於是本所官吏及中使進秩者二百

一十人

本所官推恩在六月甲午

辛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康伯遷吏部尚書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王侯權工部尚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侍御史周方崇奏侯在戶部所為垂方及

徙他曹快快不樂後八日罷侯為敷文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覺麗水人也

是月加封徐偃王曰靈惠仁慈王

廟在  
衢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